

近二十年国外藏语语尾研究成果概述^①

李华平

(长江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3)

摘要: 藏语语尾是藏语语法范畴的主要体现形式,也是当前语言学示证、自我、新异(意外)等热点问题的代表性实例。从语尾形式与功能两个角度,对近二十年国外藏语语尾研究中有关语尾组织结构、自我指向、意向性、示证、新异、认知等方面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概述,能为藏语及其它语言研究提供视角、方法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 藏语语尾; 语尾组构; 自我指向; 意向性; 示证; 新异; 认知情态

中图分类号: H4 **文献标识码:** A

藏语语尾^②是位于句尾用以表达各种范畴意义的虚词或虚词组合,其中的示证、自我中心、新异(意外)等范畴已成为当前语言研究的热点。早在上个世纪,国内学者金鹏、胡坦、格桑居冕、周季文等对语尾的形式与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研究视角和表述方式有所不同。本文对国外近二十年藏语语尾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概述,以作后续研究之参考。^③

一、语尾结构

藏语是动居句尾句型,语尾结构特点鲜明。DeLancey 从藏缅语句法结构的共性角度指出,“现代藏语中限定动词结构的常规构造是实义动词接上一个名词化助词和一个连系动词。”^[1:344]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藏语)大部分的形态变化由两种词尾构成:过去的序列动词^④;名词化从句+连系动词结构^⑤。”^[2:580]关于两类词尾的具体成分,他进一步说明,词尾的主体部分源于名词化后缀 pa/ba 或 gi/gyi/kyi 后接判断或存在系动词,兼具示证功能的词尾则来源于虚化的序列动词 song 和 bzhang。^[2:580]存在系动词 yod、yovo red、vdug 也可以不依赖名词化词缀而直接接在动词过去式之后。但 Denwood 认为:“这是省略了连接词(按:即 DeLancey 所说的名词化后缀) pa, 或作为零形式并视为 pa 的变体,这样便于使过去标记

^① 项目基金: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藏语语尾人际功能研究”(编号 15YJA740018)。

^② 我们称为“语尾”的成分,国外有不同的指称术语,或者将语尾整个结构统称“动词尾”(Verb endings),“句尾助动词”(Final auxiliary),“时体词缀”(TAM suffixes),“时体助动词”(TAM auxiliary)等。或者将结构分开来称“连接词”加“时体后缀”,或“名词化词缀”加“系动词”等。本文在引述时沿用原文表述,客观陈述时则将整个结构统称“语尾”。

^③ 所引例句例词在原文中各有不同标记法,本文一律改为拉丁转写形式。

^④ 序列动词结构是指由于双从句链结构中第一从句动词后的从属标记脱落而产生出的“VV+时体成分”结构,如双从句 kho bros byas yong pa red 中第一从句从属标记 byas 脱落而成 kho bros yong pa red, 构成序列动词结构。根据语法化程度,该结构第二动词可以分为四类:(1)选择性的,既可单独作基本动词,也可作第二动词,后面接时体成分,如 bsdad;(2)强制性的,只可用作第二动词,后接时体成分,如 ran;(3)混合性,既可作第二动词,也可作动词词缀,作词缀时后面不再接时体成分,如 tshar;(4)形态化,只用作动词词缀,后面不再接时体成分,如 song。参见 Delancey, Scott. The origins of verb serialization in modern Tibetan. *studies in language*, 15(1):1-23.1991.

^⑤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早期藏缅语句子或动词结构是名词化的。在此基础上,DeLancey 认为藏语的结构主要是由名词化动词和限定系动词构成(比较全面分析这一特点的文章如 Delancey Scott 2011:343)。基于这一认识,DeLancey 对藏语形态变化成分的分析也是从静态句的角度展开的。也有其他学者分别称这两个成分为连接助词(connecting particle)和时体词缀(ATM suffixes)。

词 pa 的用法保持一致。”^[3:116]

Lim 将名词化成分也称为连接词，根据对连接词的依赖性，他将时体后缀分为三类：联合式必须与连接词一起，如 yin、red；非联合式不与连接词共用，如 song、byung；混合式可以与连接一起组构，也可不与连接词一起，如 yod、yovo red。^[4:8]常见的连接词是 ki、pa。如果将零形式视为连接词的变体，则上述三类组构方式可以统一为两个成分的组合：（名词化成分或连接词/零形式）+助动词或后缀。对前一成分，DeLancey 根据印欧语言的特点，指出：“各种名词化成分将语义赋予给与之共同组成的时体态结构，名词化成分 pa……与完成式结合，非完成式 gi/kyi 和 rgyu 有明显联系，kyi 不出现在时体变化表之外的任何地方，但 rgyu 有效地用作非现实事件谓语的的名词化成分。”^[1:345] Denwood 也持有类似观点，称 ki 为现在分词标记，pa 或零形式为过去分词标记。^[3:116]后一成分有两套标记，Lim 认为，“第一套 yin、red 不具时间可及性，第二套 yod、yod red、vdug 具有时间可及性”，“yin、red 表明事件的时间参考点离说话时刻很远；yod、yovo red、vdug 表明事件时间的参考点与说话时刻紧邻”。^[4:37-38]名词化成分与助动词两两组合，便构成了现代藏语常见的语尾结构。不过，还有像 yin dang yin、thad chod red、mdod kha po red 等由句尾评注性副词组合而成的语尾不在这种组构形式之内。

在实际交流中，藏语语尾还有不少扩展结构，即在常规语尾之后再接语尾。Tournadre 指出，“除了表达时态和示证情态的句尾助动词之外，还有一套认知性的句尾系动词和助动词，它们表达不同程度的肯定或可能性……认知性助动词接在不同的时体助动词之后。”^[5:175]认知性语尾是 pa vdra、kyi red、sa red、pa yod、vdro 等。Lim 对认知性助动词作了进一步解释：句末时体态词缀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或内部的）时体后缀是强制性的，只表时态；第二部分（或外部的）表可能性情态后缀（The propability TAM suffixes），是选择性的，表明示证以及命题的信任层级或认知情态，它是常规时体词缀的扩展。^[4:9]这说明语尾是有层级性的。

二、自我指向与意向

传统研究认为，藏语有自称他称两套人称标记。Delancey、Aikhenvald 等人将之称为“连接/分离”（conjunction-disjunction）的参与者标记类型，即陈述句中第一人称和疑问句中第二人称参与者标记相同，其它情况用另一类标记，又称为“话语者/非话语者”（locutor versus non-locutor）标记。^[6:124-125] Tsuguhito Takeuchi（武内绍人）用“内部的”“外部的”来指称此类现象，“内部的”指人或物被视为属于自己或者事情在自己的意志之下，“外部的”指人物事情独立于说话者；内部的和外部的区别由 yin/yod 与 red/yod pa red/vdug 的对立来体现。^[7:402-407] Denwood 将第一人称句和见证的第二第三人称句 yin/yod/byung 标记称为自我中心（self-centred），red/vdug/song 称为他人中心（other-centred），而未见证的第二第三人称事件则不在言者的视角之中。^[3:136] Tournadre 用“自我指向”（Egophoric）来概括与第一人称相关的范畴。他指出：“某些助动词仅与第一人称相关，而不考虑该人称在句子中的作用……这些助动词（含系动词）有 yin、yod、byung、myong、dgos 等。”他又将自我指向分为意向型（Intentional）、接受型（Receptive）、习惯型（Habitual）、经历型（Experiential）、异我型（Allocentric）等五类：意向型用于可控动词，表示言者有意承担某种行为，标记是 yin/yod；接受型暗指言者承受并（不自主地）接受某种行为，标记是 byung；习惯型涉及到言者的习惯性事实，标记形式 gi yod；经历型表示言者经历过某种事件，标记是 myong；异我型表示言者想要为听话人做某种事情，标记是 dgos、chog。^[5:93,169,216,270]典型的自我指向与第一人称和自主动词同现，但自我指向不等于第一人称。Tournadre 指出有些句子中自我指向与补足语保持一致：“当第一人称以旁格补语而非主语或宾语形式出现时，用自我指向常常强调个人意图或说话者的确定性。”^[5:93-94] Oisel 用“言语参与者”来指称陈述句中的说话者和疑问句中的听话者，他分析了两种非第一人称主语自我指向句的表达功能。^[8:99-101]一是当使用

非言语参与者主语和可控动词时，自我指向 yod 多传达言者关于其切近世界的个人知识^⑥，yin 则暗示言者的个人参与（如命名，物主转移等）^⑦。二是当认知性自我指向标记如 pa yod、a yod 等与非言语参与者及可控动词同现时，表示对不确定事件的预测。^⑧Garrett 将这种允许与非言语参与者同现的情况称为“弱自我”，反之则为“强自我”。^[9:105]Tournadre 则用“狭域自我指向”和“广域自我指向”重新表述。^[10:296]

自我指向表达的是言者的意向行为。Denwood 指出，“意向动词表示由有生命者发出的、典型的、自愿且有精心打算的行为。”他区分意向句和非意向句，它们由动词类型（意向性或非意向性）、主语与助动词一致的可能性和意义来体现。^[3:139]以往研究多称“意志”^⑨。典型的意向行为与自我指向一致，包括前述的弱自我情况。Oisel 还分析了两种特殊的意向性情况，语尾不用自我指向形式。一是焦点外意向性，指言者未注意其行为意图（但并非没有行为意图）而只注意到了结果。类型包括：个人迁移原则，即说话者从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影片、照片、梦境等另一时空中的自我^⑩；内省，常用于说话者回顾自己的行为，尤其带有自豪或遗憾情绪¹¹；强调断言，言者将其行为作为一个特定的或众所周知的事实加以强调¹²；辨识指根据某种线索，对记忆中的不经意事件进行回忆或推论，但未标记为记忆¹³；新奇领悟表示言者刚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或疏忽¹⁴。^[8:104-114]此类用法虽是第一人称主语，但没有第一人称效应，它意味着缺乏控制、意志、意图或意识。二是低意向性。指言者的行为表现非本人意愿，而是出于外部或内部的约束。外部约束有道德原则，或某种客观条件，或假设的条件¹⁵。内部制约指事件发生在个人意识缺失之时，如因发怒、醉酒等原因失去意

^⑥ Oisel 所举例子如：khong gis nga la gzhas bslab gnang gi yod 他在教我唱歌/ngavi bu deb bklogs yod 我孩子已经读了这本书。

^⑦ Oisel 所举例子如：如：khyed rang gi ming rdo rje nman rgyal yin 你的名字是多杰朗加（我为你取名）/mo dra vdi khyed rang la yin 这辆汽车属于你了（我把它转给你）。

^⑧ 所举例子如：sang nyin bkra shis kyis tshe ring la rogs pa byed pa yod（据我所知）明天扎西定会帮助次仁/deng sang khong bzhugs kyi a yod 他这些天在家？（我感到怀疑）

^⑨ Delancey 将意志行为视为一个由行为意向到行为实现的因果关系链，参见 Delancey, Scott. Evidentiality and volitionality in Tibetan. In Wallace Chafe & Johana Nichols (eds.).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1986:208. Norwood, N.J.: Ablex. Oisel 说，他像 Tournadre (2003,93) 那样，用“意向”取代“意志”，是为了以避免与意志动词这一术语相混淆，参见 Oisel 2017 注释第 29。

^⑩ “个人迁移原则”（Personal transfer principle）的例子如：mdangs dgong brnyan nang ngas zlos vkhab song 昨晚我在电视里表演了戏剧/dpar gyi nang la nga rkyal rgyag gi yod red 照片里，我在游泳/gnyid lam gyi nang la nga tha mag vthen song 在梦里我吸烟了/nga tshe sngan ma sa cha vdir yong pa red 我以前来到了这里/nga dge rgan byed pa 我会成为老师的（预言未来）。

¹¹ “内省”（Retrospection）例子如：da ngas gos thung dngos gnas nyos song 现在我真的买了这条裤子（自豪）/nga tshos sgo rgyab ma song 我没关门（或许应该关的）/ngas yi ge klog song 我读了这封信（无意中的）/ngas dkar yol bcag song 我打破了茶杯（偶然地）。

¹² “强调断言”（Emphatic assertion）的例子如：nga gnyis chang sa brgyab yod ma red 我俩没有结婚！（对质疑的证实）/nga lha sa la phyin pa red 我去了拉萨！（再次肯定）

¹³ “辨识”（Recognition）的例子如：nga sa cha vdir slebs yod kyi red 我大概来过这里！（在此地旅游过但记不清具体地点）/nga chu tshod gnyis pa tsam la log pa yin gyi red 我可能是两点钟回来的（昨晚参加派对回来很晚但不记得具体时间）。用 bzhag 则表示识别之后的肯定，如 vo nga pha gir phyin bzhag 哦，我来过这里！（经人提醒）/yi ge vdi ngas bris bzhag 我写了这封信！

¹⁴ “新奇领悟”（novel realization）的例子如：ngar cham pa brgyab med pa vdra 我好像没感冒！（原以为感冒了但现在感觉又好了）/a kha ngas skar ma sum bcu bsgugs bzhag 啊，我已等了半个钟头！（刚意识到）/ngas sha bzas bzhag 我吃的是肉！（才注意到）

¹⁵ 外部制约的例子如：tshe ring ga re byes song ngas skar ma mang po bsgugs pa red dav 次仁你在干什么（怎么才来），我等了你很长时间吧？（因约定而等）/sang nyin las ka vdi byed kyi red 明天我要做这个工作。

识而作出某种行为¹⁶。^[8:115-120]这两种情况应该属于弱意向,有的也可以从其它角度加以解释。

三、示证与新异

示证是“根据说话人的观点和语用策略对信息来源和获取途径的提示”。^[11:240]对藏语示证新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见表 1:

表 1 示证类型表

研究者	示证类型					
Garrett2001	自我	非直接			直接	
Hein2001	言者参与	言者不明指	言者感知			
Tournadre & Dorjie2003	自我指向	确定	证实	推理		
Zeisler2004	个人不证自明的	一般	直觉			
Hill2012	个人	事实	证实			
Delancey 2012	个人	一般	直接的			
Kalsang2013	自我	中性	直接	非直接		
Tournadre & Lapolla2014	自我指向	事实	感知			
Oisel2017	自我	事实	感觉	推理	回忆	自我省悟
Delancey2018	个人	设定	随机			
	自我指向	事实	证据			

由表可见,学者们对示证类型基本采取三分法:自我指向、事实、感知。自我指向类传达个人直接知识和明显意图,“表明说话者有特权接近信息并组织命题”。^[9:11]多数学者强调它是零形式、默认的示证。而 Delancey 则认为它不属于示证系统之一,而是独立的,更为基础的,影响在其意义之下的示证意义的范畴。^[2:585]事实(Factual)类意在表明言者的论断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普遍知识,无须表明其来源或途径。Oisel 认为,事实是示证认知系统的最高功能,应保留在示证系统之中。^[8:93]Garrett 称此类为“非直接”示证,但他的这一类型还包括推论和听闻。^[9:5]

感知类是典型的示证类型,指言者见证了整个或部分事件,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生理内因(endopathic,可用于第一人称)等渠道。根据感知渠道和感知事件阶段的不同,有学者将此类分离为若干独立的类型。Tournadre 分立证实的(Testimonial)和推理的两个类型。证实示证特指言者见证了他所说的事件,标记用 gi vdug、song; 推理示证指从留下的踪迹或结果推知过去的事件并以此作为话语的有效证据,标记是 bzhag。^[5:167-168] Kalsang 分为直接与非直接两个类型,直接指亲见事件发生,非直接指从非直接证据推导出的推论。^[12:518]他们都把推论单独离析成类。Hill 则认为 bzhag 具有证实和推理两种语义,“后缀 bzhag 与证实示证 vdug 具有形态上的联系,其推理意义精确地结合了证实和完成的语义”,^[13:149]所以他将推理语义归入证实示证中。Oisel 分立为感觉(sensorial)、推理、回忆(mnemic)、自我省悟(self-corrective)四类。感觉基本相当于 Hill 的证实;推理表明言者根据感官观察(pa vdra)或逻辑常识(kyi red)进行推断;回忆(pa yod)是指根据模糊记忆来判断可能性;自我省悟(pa red)是指由他人言语引发推论之后,言者有了新奇的领悟,并且将语意指向这一意识阶段。^[8:93-98]后三类一般不被其他学者归入示证范畴。

(上级安排的)/nga bod skad slob sbyong byed mkhan yin na bod la phyin pa 如果我学好藏语,当然会去西藏的。(假定条件)

¹⁶ 内部制约的例子如: nga khong khrol lang dus ngas bum pa vdi bcag pa red 我生气时打碎了花瓶/gnyid lam gyi nang la ngas skad cha mang po bshad pa red 梦中我说了许多梦话/nga lha sar phyin pa red 我去了拉萨(幼时被带去过)。

示证与其它范畴密切相关。首先是人称范畴。Aikhenvald 指出, 人称标记的选择获得了额外的证据性内涵, 因为它可以用作证据策略。^[6:126-127] Garrett 指出自我示证应该有第一人称论元在显要的语法位置, 但第一人称限制的力度有不同, 一般体中最弱。^[9:7] 趋向也具有示证意义。Oisel 指出, 离心的 song 引申出感官示证, 也可以表明较近过去, 向心的 byung 引申出接受式自我指向示证, 也可表较远过去或内因示证。^[14:7] 认知情态并非示证, 但二者在藏语中有重叠。Garrett 强调, 非直接示证是一种认知情态, 因为听闻、推论、非自我化, 甚至是反事实结论¹⁷, 都建立在对事实网络的推理之中。^[9:48] 示证不仅仅是句法现象, 更是一种语用策略。Garrett 从 vdug 中分解出三个语义成分, 即动词成分、证据成分 (Demonstrative) 和语用特征成分 Know, 动词成分呈现情景, 证据成分对情景作时空定位¹⁸, 语用特征通过言说表明情景可观察及对情景的知晓; 证据成分的定位越明确, 语用 Know 的观察也越明确; 当证据成分和语用 Know 结合, 句子就有了断言的性质。^[9:51-52;93] Kalsang 说得更明确, “证据编码本身不是证据类型或信息源, 而是情境之间的关系。” “像 vdug、shag、song 等都表明言者见证了所报道的事件, 但在见证的情境与报道的情境之间如何联系上却是有区别的。”^[12:518;532]

由于 vdug 特殊的示证意义, Delancey 提出了“新异”的概念, 用来表明说话者对新信息的惊讶或准备不及的心理状态。¹⁹ 他指出: “新异是一个不同于示证的独立的范畴……如果我们从系动词的分析开始, 可以看到, 句子分析模式基本上是在新异语气基础上的, 而示证则是一个次级的、又有些独立的附加范畴。”²⁰^[15:370;374] Aikhenvald 的观点更直接: “新异范畴涵盖了说话者对新信息始料不及的心理状态, 以及随之而来的惊讶情绪……新异范畴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 而不是另一个范畴的简单延伸。” “除了视觉和第一手示证外, 其他都能获得新异的引申义。”^[6:195,210] 但是, 对这一范畴持有疑义的也不少。Lazard 指出, 推论、闻听、意外发现或即时感知只是三种更加泛化的“介入性” (mediative) 语义用法, 新异的语法化很少, 也是可疑的。^[16:91] Zeisler 认为, 新异还未经语法编码, 而是隐喻性地整合进时空系统; 她同意 Delancey “新异与示证各属不同” 的认识, 但不同意将示证置于新异范畴之下, 而是相反。^[17:71,73] Hein 也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 新异范畴是其他语法范畴的扩展延伸, 最常见的是示证, 此外疑问、意向情态或其他语法范畴也可以延伸此义, 故可称为“新异蕴含义”。^[18:195-200] Hill 全面分析了 vdug 的用法, 他认为用感知示证足以解释 vdug 的各种用法, 其“新信息”之意是话语语境所赋予的, 新异范畴也没有一套系统的表现形式, vdug 只是唯一形式, 因此, 新异是感知示证的语用效果而非独立的语法范畴。^[20:395-406] 与 Hill 一样, Zeisler 发现新异概念对于藏语描述来说是多余的: “如果藏语的即时示证 (immediate evidential) 真的是新异, 那么只要信息是新的, 它就应该在推论和直接示证语境中使用。”^[21:301-304] 意即, 新异是推论或直接示证延伸出的语境意义, 而非独立语义。

面对 Hill 等人的意见, Delancey 坚持己见: vdug 可以表达直接示证, 但基本意义是新异; 目击者的知识可以使用个人的或一般的形式来表达, 而 vdug 表达的知识只能用即时示证形

¹⁷ 非自我化的情况是指: 非直接示证用于第一人称自主主语句表陈述遥远的过去, 如 nga lhasar phyin pa red 我 (小时候) 去了拉萨; 或者用于对自己情况进行中立或客观陈述时, 如 nga slob gra ba red 我是学生 (客观介绍), 这时说话者是在客观地、在自我之外谈论他自己。反事实结论说的是在反事实条件句中, 主句第一人称主语语尾用非直接示证, 如 sman vdi bzas pa yin na gzugs po bde po chags bsdad yod red 要是我吃了这药的话, 应该会好一些的。参见 Garrett, Edward 2001:41-46。

¹⁸ vdug 具有指示性, vdug 表示直接示证时, 暗示该事件发生在说话者位置的指示范围内。

¹⁹ Delancey 最早于 1997 年提出新异范畴, 他指出, vdug 标记一个包含令说话者惊讶的信息, 并将此范畴命名为“新异” (mirative)。见 Delancey Scott,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997):33-52。该范畴在国内也被译为“意外”。

²⁰ 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是, 藏语对系动词或助动词的选择完全或主要是以是否为新信息为第一级标准的, 时体示证则是下一级标准。

式；藏语中有大量表达新异的结构，不唯 *vdug* 这一个语素；*vdug* 的新异意义得到大多权威人士的认可。^[22:529-564] Aikhenvald 考察世界语言的新异语义后指出：新异范畴有动词缀、复杂谓语、代词等各种形式，完全独立于示证或时体范畴；范畴内的不同意义可能有不同的语法标记，如突然发现和惊讶各有不同；新异范畴语法化程度因语言而不同，语法化不够的但具有具有隐含义或新异表达策略。^[23:435-485] Delancey 的观点也得到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Van Driem 在有些藏语方言中发现了被称为“获取知识后缀”的范畴，意指所表达的信息是新接收到的。^[24:169] Denwood 也说，“*yod* 和 *vdug* 的选择与所谓的一般性有关。*yod* 暗示所记的事情状况是常规的或者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vdug* 通常指特别的，甚至短暂的事态，常表达惊讶、近期的或新发现之意。”^[3:122] Zeisler 也承认，“更应该被称为‘新奇’（*novelty*）的即时感知，未受先前（如旧的或内化的）知识所影响，是新的信息，且没有整合到自己整体的知识之中。”^[25:658] 这说明，*vdug* 标记的示证和一般的直接感知还是有所不同的。或许，对新异范畴的定位倒不重要，对功能的理解才是重点。

四、认知范畴

认知情态基本处理假设的或反事实情境，主要用于描述不同程度的可能性。藏语是否有独立的认知情态范畴，已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Tournadre 将位于时体语尾外层的语尾 *pa vdra*、*kyi red*、*sa red*、*gro*、*pa yod*、*a* 归为认知性助动词，这些结构“对应欧洲语言的认知副词如 *perhaps*、*probably*、*apparently* 以及情态动词如 *must*、*may*、*can* 等。”^[5:176] Denwood 则将语尾 *pa vdra*、*bzo vdug*、*kyi red*、*gro/grovo* 归为判断情态。^[3:131-132] 它们都表达对事件可能性的估价，虽然归纳的语尾有所不同。Oisel 区分了认知性推论（*pa vdra*、*pa vdug*、*kyi red* 等）和认知性事实（*yin gro*、*yod gro*），“认知性推论表明言者从感官观察或逻辑事理中推断出可能的情况并进行评判；认知性事实指言者尽可能评估一种情况，而不指定他的信息源或获取途径，但语意表明他在作一个推论。”^[8:96-97] 前者接近推理示证，后者是典型的认知范畴。

认知性推论的依据有多种。*pa vdra* 表明推论是基于对证据的直接观察，*kyi red*、*sa red* 表明推论基于逻辑常识或非由观察证实的事实信息（普遍事实）。^[5:176] *pa vdug* 和 *pa yod* 根据可能的证据和前期知识作出推论，其中 *pa yod* 是自我指向的，暗示言者对事件私下知情。^[5:307] *yin pa yod* 暗指证据是其个人经历，但仅有模糊的记忆，意为“我隐约记得”。^[3:157] *pa red* 多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来推断，常以“那样的话”“那么……”开头；*yog yin pa red* 有时用于民间故事语体中。^[2:149] 认知性事实的 *vgro* 意为“可能是”，其否定式比肯定式更为常用；否定式常用于肯定意义。Tournadre 认为它用高降调时也表达否定判断，^[5:236-237] Denwood 则认为否定形式 *med grovo* 以高降调的长元音表达较弱的肯定意义。^[3:132] 疑问助词 *a* 接在 *yin/yod/yong* 之前，用于表示说话者对所言的严重怀疑。^[5:313]

认知范畴表达的可能性程度有高低不同。Denwood 对判断性情态按概率梯度分级，由事实一端经怀疑到非事实另一端所用语尾依次是：*pa vdra/bzo vdug*>*kyi red*>*yod gro*>*med grovo*>*med gro*>*kyi ma red/med pa vdra*。^[3:131-132] Lim 为 Tournadre 的认知性助动词分出五个信任层级，由高到低依次为：100%，大于 50%，等于 50%，小于 50%，0%。*pa yod*、*pa vdug* 可为第一层级，*ki red*、*pa vdra* 至少可以归为第三层级，*sa red* 稍弱，归为第四层级。^[4:11-13] 比较特别的是被 Oisel 认为是示证之一的 *pa red*，它明显带有认知之后的某种情绪。vokurková 说，“言者只是在此时才明白，且事实不同于他此前所想。句子通常由感叹词 *a las* 引入。”^[26:98] 非认知范畴也含有认知蕴涵义。“认知情态与示证、时体、推论等相互交叉……由于几乎没有语言来对它们分别标记，故这些形式都有基本功能和扩展的运用。”^[27:1] Garrett 指出，三个证据情态中自我示证的证据熟悉度最高，直接示证次之，非直接示证最低。^[12:22] Lim 根据“时间可及性”来解释时体语尾的认知意义，“*yin/red* 用于指示较低的确认度和离说话时较远的时间参考点，故描述减弱的可及性；*yod/yod red/vdug* 则传达对事件较高的确认度，时间参考点与说话时紧邻或者事件已经发生，故具有较高的可及性。”^[4:38]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句法语义，实际上，藏语语尾的运用具有很强的语境性和语用意图。正如 Zeisler 所说，“我们已知该系统是极为灵活的，对助动词的选择是具有语用条件的，

因此最终几乎所有的形式能用于所有人称，尽管有明显的不同使用频率”。^[28:6]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国藏语研究者在上个世纪就有了与上述成果相同的结论，我国藏语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宣传工作也需加强。

参考文献

- [1] DeLancey, Scott 2011 Finite structures from clausal nominaliza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årsta & Janick Wrona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Dia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Benjamins.
- [2] DeLancey, Scott 2018 Evidentiality in Tibetic.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580-5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4] Lim, Jonathan 2012 The verb system of standard tibetan, Download website: https://www.academia.edu/4661633/2012_COMPII_Verb_of_Lhasa_Tibetan.
- [5] Tournadre, Nicolas & Sangda Dorje 2003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 Ithaca.
- [6] Aikhenvald, Alexandra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Tsuguhito Takeuchi(武内绍人) & Roberto Vitali (eds.) 2014 The function of auxiliary verbs in tibetan predicates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Amnye Machen Institute.
- [8] Oisel, Guillaume 2017 Re-evaluation of the evidential system of Lhasa tibetan and its atypical functions. *Himalayan Linguistics* (16)2:89-128.
- [9] Garrett, Edward 2001 Evidentiality and Assertion in Tibeta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10] Tournadre, Nicolas. 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disjunct” in Tibetan. In Geburtstag. B. Huber, M. Volkart, P. Widmer, P. Schwiieger, (Eds.),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asbek. 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281–308. Hal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008.
- [11] Tournadre, Nicolas & LaPolla, Randy 2014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2: 240-262.
- [12] Kalsang, Garfield; Speas, Margaret & deVilliers, Jill 2013 Direct evidentials, case, tense and aspect in Tibetan: evidence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semantics of evidential.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31)32:517-561.
- [13] Hill, Nathan 2017 Perfect experiential constructions: the inferential semantics of direct evidence. In Lauren Gawne & Nathan W. Hill (eds.). *Evidential Systems of Tibetan Languages*. 132-15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4] Oisel, Guillaume 2014 From motion verbs to evidentiality in tibetan, 24th Meeting of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Yangon University, Myanmar.
- [15]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69-382.
- [16] Lazard, Gilbert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3(1): 91–109.
- [17] Zeisler, Bettina 2000 Narrative conventions in Tibetan languages: the issu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2:39-77.
- [18] Hein, Veronika 2007 The Mirative and its Interplay with Evidentiality in the Tibetan Dialect of Tabo (Spit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 195-214.
- [19] Watters, Stephen 2007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text in Dzongkha: evidence from deixis,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Roland Bielmeier & Felix Haller (eds.).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381-397.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20] Hill, Nathan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v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89-433.

- [21]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08183>.
- [22]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529–564.
- [23] Aikhenvald, Alexandra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35-485.
- [24] Driem, George van 1992 *The grammar of Dzongkha*. Thimphu: Dzongkha Development Commission, R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
- [25]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08183>.
- [26] Vokurková, Zuzanna 2008 Epistemic modalities in spoken Standard Tibetan. Ph.D. dissertation, Filozofická Fakulta Univerzity Karlovy – Université Paris 8.
- [27] Zeisler, Bettina 2016 Evidentiality, Inferentiality and Speaker's attitude Questionnaire or exemplary set. https://www.academia.edu/26073108/2016_Evidentiality_inferentiality_and_speakers_attitude_-_Questionnaire_or_exemplary_set.
- [28] Zeisler, Bettina 2019 Evidenti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and speaker attitude in Ladakhi, Evidentiality in Tibetic languages and beyond – a closer look, International Workshop, 16–17 February, Tübingen.

An Overview of the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ing Tibetan Verb Endings Overseas for Recent Twenty Years

Li Huaping

(School of Humanity, Yantze Uno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verb endings in Tibetan language are manifestation of kinds of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which there are some focusing points in current linguistic analysis such as evidentiality, egophoric, mirativity. It is meaningful to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se achievements including structure, egophoric, intentionality, evidentiality, mirativity and epistemic modality of verb endings from point of view of form and function.

Keywords: Tibetan verb endings; Finite structure; Egophoric; Intentionality; Evidentiality; mirativity; Epistemic modality.